

人物



▲吴永珍老人
(资料图)

淮万年

近日,志学兄邀我前往万荣县东杜村他舅舅家。此行一为探望耄耋之年的妗子,二为讨教这个村的修志经验。这个坐落在峨嵋岭上的小村子,早在2005年就编写出版了自己的村志——《东杜村志》,且他舅舅马天文是主编,妗子吴永珍是主要撰稿人。

车到巷口后,一座新建的仿古式大门映入眼帘,门楣上嵌着“唯善为宝”的石牌匾;推门而进,照壁上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徐文达给他舅舅马天文(笔名马力,运城文化名人,7年前去世)草书的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;左转即是大院,内有花草树木、廊道和亭子,俨然一座小花园。

吴永珍老人满面笑容地站在院内迎接我们。一见面,志学兄将我“隆重”地介绍给妗子,并说我俩与妗子一样都曾当过民办教师,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,我也顺口叫了一声“妗子”,大家开心地笑了。寒暄之后,妗子很有兴致地介绍起被她破解的古老织布工艺,还将她亲手织成的蕴含“春夏秋冬”“四季平安”之意的两块手帕赠给了我们,颇具纪念意义。

话题转入修志,因我姓“淮”,志学兄首先代我向妗子提问:《东杜村志》里载有“淮家圪塔”的地名,这里是否

文化老人吴永珍

住过淮姓人?妗子稍作沉思,便将村里的姓氏一一数来,并说在明朝初年的一场剿杀后,东杜村就剩康、杜、郭三户人家了,也就是世代传言的“康一户、杜一窝、郭家住东北角”。之后,虽增加了不少姓氏,但无淮姓人家。在此之前,村里有无“淮”姓人家居住,找不到相关资料和民间传说,但也不能否定,只能将“淮家圪塔”这个地名留存下来。为何这样?她说,编写志书要以事实和史料作依据,如实记载,不能臆想和虚构,要对历史和后人负责,这是原则。

接着,我又提到一个人的名字,也就是《东杜村志》第十八章“参军服兵役”名单里的吴丕涛(1959年的兵),并说他是我们集团下属省建五公司原党委副书记,和我住同一栋楼里。妗子立马接话:“我们十分熟悉,他是我们村的孝子,媳妇也非常贤惠,两口子早就将年迈的老父亲接在身边,一直伺候到老,享年百岁。”我拿出手机,拨打了吴丕涛老人的电话,想让他和妗子说两句。岂料电话一通,他说他就在村里,前一天刚回来,并说马上过来看我们。真是无巧不成书!我们很快见面,彼此问候,十分开心,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

我们继续边聊边看。志学兄告诉我,这院子原来破旧,现在这些都是舅舅过世后妗子亲自设计并主持改造的。吴永珍老人今年86岁了,是个文化人,数、理、化特别好,但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,不得不回家务农。20世纪60年代末,她先后被当地学校聘为代课教师和村民办教师,后转为公办教师,在皇甫公社多个学校任教,因教学成绩突出,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。

东杜村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小山村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每年春节前,村里都要排练家戏,还有歌舞、快板、相声等。吴永珍老人多才多艺,村中的文艺活动总有她的身影。她思想进步,爱党、爱国、爱家乡,退休后不肯闲歇,骑着一辆旧自行车,到处收集当

地的民谣,走遍了万荣县的各个村庄。后来,她又到其他县(市、区)采访收集,最后独自编写出版了《万荣民谣》《河东民谣》两本书。

吴永珍老人心灵手巧,纺织、裁剪、织毛衣无所不会,且非常出色。她心地善良,济困帮贫,热爱公益,在家中办起了图书馆、织布坊……她家北房的中堂两面墙皆是书柜,左右各摆放着一台织布机。她退休20多年了,总在做着有益于社会和谐的事情,且言传身教,把子女们都培养成才,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作贡献。

吴永珍老人带领我们参观了她的家庭图书馆和织布坊后,特意赠送了她所编的第二本书《河东民谣》和一本可供参考的村志。她还打开院子西南角的后门,引导我们参观了她所收集的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具,这里俨然一个小型农民民俗博物馆。

看着看着,我不禁为她退而不休、记录时代、留住历史、承前启后的奉献精神所折服。这不就是我们该崇敬的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、保护和传承人吗?这些老物件不就是编写村志可资借鉴、很受启发的好材料吗?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分别时,我和志学兄诚邀妗子一起去饭店,但她决意不去,说年纪大了。我们只好送上安慰和祝福,与她依依惜别。

随后,志学兄特意陪我上了趟万荣境内的风景名胜——孤峰山,俗称孤山。从远处看,这山孑然一身,无依无靠,就在这一片黄土地上突兀而起,傲然挺立,供人们登高望远,开阔心境,休闲健身。志学兄说,他50年前曾上山种植柏树和松树,挖过不知多少鱼鳞坑。现在,这些树都已长大,并像绿毯一样覆盖全山,荫庇后人,无论春夏秋冬,一派郁郁葱葱。

返程的车上,我仍思绪难宁,还在回味上午那短暂而愉快的见面情景。妗子吴永珍那略瘦削却坚毅的形象,在我的脑海里愈发美好、高大,就像这孤峰山一样,伟岸挺拔,自立自强,不求索取,不图回报!

文化动态

11件《西厢记》珍品入选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献礼邮册

运城晚报讯(记者 王捷)日前,《西厢记》文化学者、永济普救寺景区文化顾问雷建德及其工作室集锦的11件《西厢记》珍品,正式入选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五国献礼邮册。

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,在首个100年的重大历史时刻,同时北院建成,故宫迎来“双院”时代,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重要推动和促进。此次由中国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国际邮票组委会邀约,德国邮政、比利时邮政、荷兰邮政、韩国邮政、日本邮政五国邮政集团印制出版发行整套高规格臻藏版邮册,在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面世,收录《西厢记》珍品,进一步传承中国国粹艺术,赓续华夏古典爱情文明。

雷建德,业界称“雷·西厢”。此次亮相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的《西厢记》珍品彩图,同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“新时代艺术楷模”屏幕上滚动呈现。这些珍品中,既有来自上海博物馆藏的清康熙青花《西厢记》人物故事



▲《故宫百年·国之大家》

图瓶,也有清乾隆年制《西厢记》故事彩碟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评价《<西厢记>与<罗密欧与朱丽叶>》(中国传统村落书画家李兴骏画),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《费丹旭-风月秋声西厢记画册·结缘》和《西厢记·传书》木板画(永济尧王台藏),以及英国巴

特勒家族藏清康熙《西厢记》青花釉里红瓷盘、《西厢軼事》永济中条山剪纸选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明“仇英款《西厢记》图选”、德国科隆博物馆藏明崇祯吴兴闵寓五氏主持彩色套印《西厢记》版本、明刊《西厢记》全图选、民国新粉彩《西厢记》盖罐等。

文化茶座

杨洪惠

站在河北内丘鹊山脚下的扁鹊庙前,指尖抚过斑驳的庙门,仿佛触到了千年的时光褶皱。风裹着山间草木的清苦气息掠过耳畔,恍惚间,我似乎听见了两千年前马车辘辘的声响,看见一位长须医者背着药箱,在蜿蜒山路上匆匆而行的身影。

我来自永济清华村,那里的扁鹊庙与陵墓,是我儿时最熟悉的风景。老人们常说,当年扁鹊遭忌被害,身躯就葬在我们村里。那些关于他悬壶济世、起死回生的故事,如同庙前的古槐,深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中盛赞其“随俗为变”的行医智慧,而“望闻问切”的四字箴言,在乡邻们的闲谈中,在田间地头的风里,悄然成了我心中神圣的医者准则。正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言“上医治未病,不治已病”,扁鹊毕生践行的“治未病”理念,不仅是中医智慧的精髓,更彰显着对生命的深刻关怀。

在创作小说《扁鹊》时,写到子阳、子豹用马车载着扁鹊的尸体从黄河返回河东,彼时大雪纷纷,天地苍茫,没有船夫愿意摆渡。笔锋落下的瞬间,泪水夺眶而出——那是对医者蒙冤的悲愤,是对世道不公的痛惜。今日站在内丘扁鹊庙中,面对埋葬着扁鹊头颅的陵墓,同样的悲怆再次涌上心头。他身负绝世医术,心怀苍生大爱,却因直言敢谏遭小人忌恨,最终身首异处,令人扼腕长叹。

踏入内丘扁鹊庙,古柏如墨,枝丫交错间漏下细碎的光影,像是岁月的碎金。碑刻林立,每一方石碑都镌刻着后人的敬仰,文字间流淌着对扁鹊的追思与赞颂。顺着石阶缓缓前行,每一步都似踏在历史的鼓点上,心跳也随之沉重起来。四周静谧,唯有山风掠过树梢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,仿佛在诉说着千年前的那段悲壮往事。

遥想当年,扁鹊游走列国,以“治未病”的智慧,将疾病扼杀于萌芽;凭“望闻问切”的精妙,让无数沉痾之人重获新生。他在魏国让“尸厥”假死的太子起死回生,于齐国直言劝诫讳疾忌医的桓侯。正如《盐铁论》所云:“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,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,阴气盛则损之而调阳。”其医术之高超,医德之高尚,堪称医界典范。然而,他的正直与仁心,却招致小人嫉妒,最终惨遭毒手。但他的精神却化作永不熄灭的明灯,照亮了华夏医学的漫漫长路。

站在陵墓前,泪水悄然滑落。这泪水,是为一代医圣的悲惨遭遇而痛,是为他执着的医道精神而叹,更是为千年来传承不息的医者仁心而动容。他的故事,早已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消逝,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长河中璀璨的星辰。无论是山西永济的身躯之冢,还是河北内丘的头颅之墓,都承载着后人对他无尽的缅怀与追思。

离开时,回望鹊山,暮色渐浓,扁鹊庙在余晖中更显庄严肃穆。走出庙门,对面石崖上的九龙朝凤古柏,千百年来忠诚地为扁鹊守望;那九龙河上的石板桥,与脚下潺潺的流水相伴,仿佛正与医圣低语,诉说着人间的安康祈愿;远处太子峰的山峦起伏,恰似当年被扁鹊救起的魏国太子,永远守护着这位伟大医者的英灵。我知道,这场跨越千里的追寻,不仅是对扁鹊的怀念,更是对医者初心的叩问。他的“治未病”理念,他对生命的敬畏,他悬壶济世的担当,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。

愿这缕千年医魂,永远萦绕在华夏大地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者,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,坚定前行。

扁鹊在河北与山西